

金與漆



人類進化是一部器物與思想演進過程，人製造器物與天地造化劃上等號，歷史祖先們為使生命充實、生活舒適之目標上，嘗試著運用各類天然材質、製作工具、造器物，「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是國人自小皆懂之道理，而利其器之「利」字並非侷限於磨刀使之堅利，削鐵如泥，「善其事」者並非全是工人之道理，就不是每人皆相同，而是見仁見智的。古人之註解與現代就有些不一樣，明代黃成著作之『髹飾錄』開宗明義第一段寫著，凡工人之作爲器物，猶天地之造化，所以有聖者有神者，皆示以工以法，故良工利其器，然而利器如四時，美材如五行，四時行、五行全而物生焉。春、夏、秋、冬喻地球軌跡，金、木、水、火、土喻地球原生物材，二者兼備始生萬物。

漆屬木、屬水，陶屬火、屬土，金屬土、屬火，五行皆備，唯有金胎上漆或漆上金，使藝術美顯現完美的結合。今之複合媒材將美術進入一新領域，行之多年，但金胎上漆者雖在歷史舞台扮演強勢主角，卻因附著困難或貴重而消失。歷史記載曾有金胎上雕漆之故事，膚淺的老百姓，將宋以前之漆器全數敲擊破壞，只為得內藏之金胎，我史稱「金漆之禍」中國歷代漆器屬皇室愛物，非常盛行，可惜宋以前寥如晨星，都被破壞殆盡，現在看得見的漆器，都是故宮皇室收藏或最近出土。

金屬上雕漆是宋、元、明、清之主流，大都以銅胎鑄成，主體是漆金屬只是內藏襯物，被漆包在裡面看不到。金屬粉末與漆之結合，屬於漆藝加飾技法中，繪畫門裏最獨特之一支，還有一種銅扣日本稱『覆輪』只為了圈住漆器使不變彎或龜裂，現已不用。以漆爲主要導向，與金屬之搭配金、銀、錫、鉛、銅之粉末與金箔是用得最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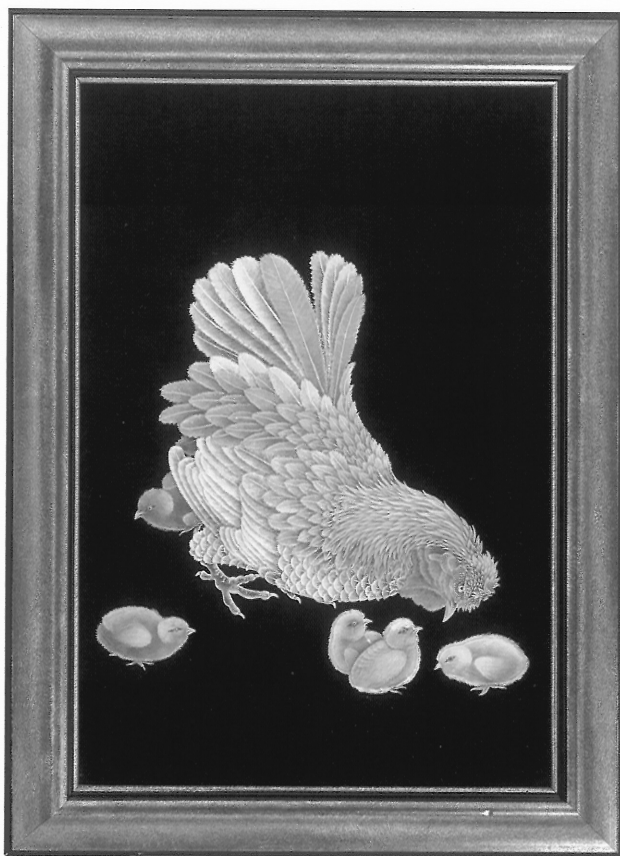
描金是將紋飾描繪，灑金粉罩漆研磨推光而成，日本稱爲「蒔繪」非常盛行，蒔之意爲灑粉，蒔繪則爲灑粉之畫，基於學漆之人必學之技法，已被定位爲日本國粹，瓷器稱CHINA，漆器稱JAPAN則因蒔繪高貴典雅之特質，而被大英字典定字，是另類的國格榮耀。

中國則不管粉是用灑的或混合在漆內，只要是使用金屬粉末，統稱描金或泥金畫漆。

描金在髹飾錄註解著，一名泥金畫漆，及純金花文也，朱地黑質共宜焉。其文以山水、翎毛、花果、人物故事等，而細鉤爲陽，梳理爲陰或黑漆理或彩金象。

皇明文則楊義士傳宣德間嘗遣人至倭國，傳泥金畫漆之法以歸，楊墳遂習之而自出己意，以五色金鈿並施不只舊法，純用金也，故物色各稱天真燦爛，倭人見之亦酢指稱嘆，以為不可及，以為唯其國創法，然不能臻奇妙也。陳霆兩山墨談近世泥金畫漆之法，本出倭國……明朝文獻記載，描金是日本人發明的，但北京學者王世襄曾舉證一九五三年長沙仰天湖大量用金，一九五七年信陽楚墓，更發現大批彩繪漆品，在錦瑟上所繪的魚鱗紋和雲紋圖案，在如此複雜的紋飾中，有小如塵埃的金點，現在這微小的金點，在陽光照耀下，仍閃出燦爛的光輝。這些實例說明我國兩千多年前在漆器上已廣泛使用描金描銀之法並從技法熟練程度判斷，可以確定在此之前，還有相當長一段時間進步，描金不是明朝才到日本學的，但不否認日本描金有一定高度水平，在程度上影響中國。

暈金是近代描金之技法名稱，在工序技巧較描金更加細膩，先將金箔置於絲絹網上，以硬筆擠濾如雪飄下之細粉，由外而內再以軟毛筆輕輕暈揮，則有名暗密疏之效果，描繪之漆需加生桐油及煮過桐油相混，隔天才能灑金，利用半乾仍有黏性時暈金，漆上之金才有光澤，亦不因灑金時漆不乾而起皺。



▲暈金較日本蒔繪耗工費時